

毛詩注疏

附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一〕

〔三〕

清廟之什詒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正義曰言致太平德

洽卽成功

之事據天下言之爲太平德洽據王室言之

爲功成治定

王功旣成德流兆庶下民歌其德澤卽是

頌聲作矣

然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

爲德洽及成

王嗣位周公攝政脩文武之德定武王之

烈于戈旣息

嘉瑞畢臻然後爲太平德洽也書敘旣黜

殷命之後

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

周公旅天子

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

曰三年踐奄

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

無復征伐

易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

年之封康叔

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基作

新大邑於東

國洛四方民太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

故書傳曰周

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

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
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
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
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
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卽應作禮樂但爲優
游之故至六年乃作其禮樂自優游未作頌聲乃人志
所爲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
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雍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
詩爲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制禮之後民俗益和明頌
可知故摠云其作之時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也
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閒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
世太平正言卽位之初者以卽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
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初者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
無以過此採者不爲復錄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
之初故斷之以爲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
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
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
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
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爲一科當代異其弟則詩

本亦當代爲別商頌不與周頌相雜爲次第也周詩雖
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爲商頌不
得在周頌之上閒廁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
用前賤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
行爲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
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
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明不與周詩同處矣商既不
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
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
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詩列之以
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須題
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
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
樂興焉頌聲乃作○正義曰此解名之爲頌之意頌之
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文也
左傳季札見舞韶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
崇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尙書說堯之德也左
傳說舜之德也帝王之德當爲優劣此引堯舜之事以
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爲優劣
之稱若乃至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

子之德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噫
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
風淫雨中候撻雒戒云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
踐祚卽攝七年鸞鳳見冀莢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
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
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
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
之主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皆以爲周公成王之頌
也以其雖詠往事顯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令歌頌述
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
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爲武王
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
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邢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
高宗卽爲所祀之王頌者頌旣治平而興文武雖有盛
德時未太平不可爲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
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
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旣中興受命本
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
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
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

頌聲之興係於子孫周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未
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
太平作頌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
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之容至美之名因此
復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駟頌僖公是也止頌德
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
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
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卽
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賁序云
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
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又作武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
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賁桓也而桓說武王伐
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
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
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
要服正朔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
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爲年端則
成王卽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爲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

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
予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
喪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
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
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
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
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
崩則成王年十三禘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羣廟乃
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禘至五年而禘雖於周禮徵而歌
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
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下之
懽心似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
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
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
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爲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
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
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
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頌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
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況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鷺二王

之後來助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
政二年始爲殷後獨來見於祖廟祀本先封不當與
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助祭則在有客之後也杞宋
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
至則振鷺亦六年也或者杞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
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
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
瞽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
卽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
既備乃奏肅離和鳴亦爲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
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
考之事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
樂當奏之矣而酌箋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
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主爲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
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
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
箋云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皆成王卽位之初也烈文
王卽政檢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
政之後二者皆爲卽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子同
而閔子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

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勅諸侯卿士以賞罰爲己任亦宜
爲歸政之後成王卽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
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
得爲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
事而爲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曰既昭假爾臣工曰迄
用康年豐年曰多黍多稌載芣曰萬億及秭良耜曰其
崇如墉潛曰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
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
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祠烝嘗類之是
爲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繹賓尸說
繹祭得禮之宜推檢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繹是告神
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
作者當時不必皆爲有事而作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
不可以事定其作之時也此云頌聲乃作則頌自民之
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文公之頌所以周公
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
功事由不涉於己故得自爲風雅此篇既有義理頌亦
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爲頌首不以事之先後必爲次矣
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
後爲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

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爲王
之端武王卽因其業且俱爲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
文王爲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
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
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旣道可爲法政致清明
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旣可法
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爲諸侯所法可以祭
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旣祀於廟又
當郊天柴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之
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爲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
彊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
牟麥牟麥爲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
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
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報祭故次豐年也旣獲
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旣和
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旣樂作魚多可
以告神祭祖故次雖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
朝有禮故刺載見也旣朝祭得禮則主所愛敬故次有
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
次武也武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

先文王則武王爲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
每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
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
廟謀事羣臣進戒故次閔子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
而後諮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
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
次載芟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
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豐
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目之釋以致胡考故次絲衣
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克
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賚殷以爲和
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什陳文武
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
盛德郊宗柴望配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
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子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
之福難又陳釋告之末祭類禡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
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爲先般
與時邁同爲巡守般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
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
郊宗由大禮類聚釋禡爲末祭羣分觀此則次有義矣

可以稱論難以精悉也○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
身也○正義曰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
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爲頌之意引禮記以證
之言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
星辰之神言日月星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
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是
故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正義曰旣言藏身由政
又本政所由出言是故乘上文爲勢也以天爲神之尊
者故先之本之者卽穀以降命也穀之言效鄭云效天
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賞以春
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命降於社之謂穀地○正義
曰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
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
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摠神爲土
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
山林宜阜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
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
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
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
者君之所以藏身卽云政必本於天旣云本天遂從天

向而下而言故云穀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故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是君下之於民也社廟以下因前文亦政之所本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故鄭云教令由社下者由社廟下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君又降之於民也○降於祖廟之謂仁義○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祖而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也言山川有材用可以興作器物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興作之教令於民也○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鄭云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人之動作所由爲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爨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爲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所爲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爲之既爲其器卽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

句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又曰
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
以本仁山川所以賓鬼神五祀所以本事○正義曰以
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
爲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故也祭帝於郊謂
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
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
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
云列地利也物雖資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
地之爲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
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摠之五祀本
爲制度而制度興舉卽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
本因山川爲神不明故云賓鬼神言賓敬山川鬼神而
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又曰禮行於
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
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正義曰上
既言祭羣臣此言祭得所之驗也故鄭云信得其禮則
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爲
聖王既法象羣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
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

百神爲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爲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
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
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
車地生醴泉銀甕丹甌金玉百貨可盡爲人用焉又祖
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禰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
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
者上旣言備鬼神則已爲禮行矣故略之○故自郊社
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正義曰以此五者
聖王教令所法象祭而事之則神得而事治義理由此
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是義興於此禮藏其中故鄭
云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
羣神之爲而爲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以則事
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
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
以顯神明昭至德也○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
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爲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
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百
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君和樂謳歌吟
詠而作頌者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祭其羣神
政歸功於羣神明太平有所由是故因人君祭其羣神

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爲報功也時遭殷桓
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
之謂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卽歌舞也故
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旣祭之
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卽歌也但旣作之後常用之
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
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
也頌之作也主爲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爲故頌敘稱祀
告澤及朝廟於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志不言廟祀
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然頌雖告
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
客烈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
是頌體不一要是和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
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噫嘻載良耜及桓是郊
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雖武酌賚
之等爲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
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
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殷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
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盛
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

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
皆無者以其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
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可歌之以美
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
文與我將詩人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
訓不具王肅準鴟鴞之傳而爲之說則周公攝政成王
之事年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
行之爲成王卽政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爲
元年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有客亦周
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政四年之事以王來
自奄非攝政時與鄭異不可約之爲三年中也三年除
喪明年禘於羣廟則雖爲四年事其餘則錯互不可盡
檢或與鄭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
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
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
洛邑居攝五年時○廟本又作廟古今字也苗笑反杜